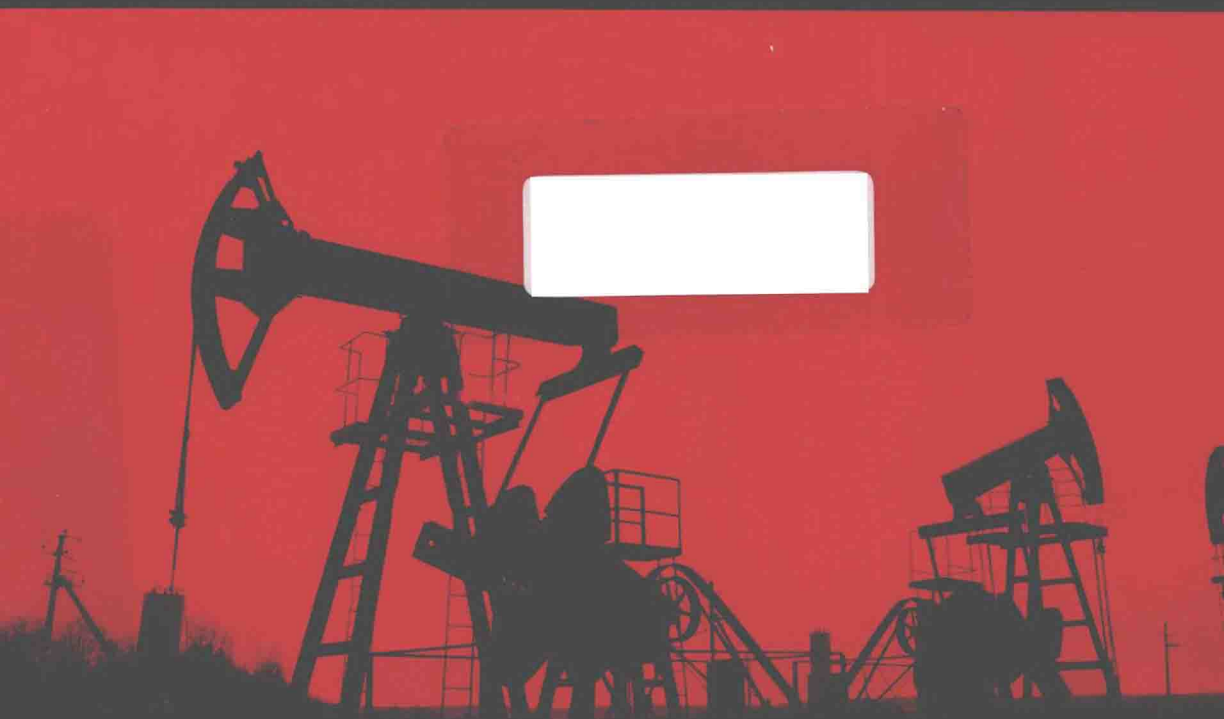


石油上的人

李建学
小说选

李建学◎著

二十多年来，从陇东麦浪
滚滚的黄土塬，到陕北情
意绵绵的沟沟壑壑；从
塞上江南一望无垠的稻
田，到苏里格风吹草低
见牛羊的荒原，石油人
坚韧的步伐不屈不挠地
跋涉着……



石油工业出版社

石油上的人

李建学 小说选

李建学◎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油上的人/李建学著.

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83-0053-2

I. 石…

II. 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41478 号

石油上的人

李建学著

出版发行: 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 2 区 1 号楼 100011)

网 址: 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 (010) 64250921 发行部: (010) 6452362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晨旭印刷厂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710 × 1000 毫米 开本: 1/16 印张: 17.5

字 数: 240 千字

定 价: 35.00 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自序

我来自偏僻的农村。但我热爱石油。

1988年，通过高考，我幸运地走进了铁人一样的队伍，成为石油人的一员。从此，石油成为我的职业，成为我安身立命的根本。石油，也就理所当然地成就了我难以割舍的情结。

第一次遭遇石油，被工业黑色的血液漂染，是在黄土地深处的马岭油田。第一次在月色里凝望着抽油机舒缓地律动，第一次被钻塔上掉下来的螺钉吻破头皮，是在南102井区那记忆深处的井场。二十多年来，小小的我，义无反顾地与强大的石油为伍，海枯石烂不变心与石油结缘，欢乐着石油的欢乐，悲伤着石油的悲伤，把一曲曲石油的壮歌，铭记在心头。二十多年来，石油养育着我，石油给了我自强不息的力量，我与石油同呼吸，与石油共命运。二十多年来，从陇东麦浪滚滚的黄土塬，到陕北情意绵绵的沟沟壑壑；从塞上江南一望无垠的稻田，到苏里格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荒原，石油人坚韧的步伐不屈不挠地跋涉着，我的心追随着石油人进军的号角，以一个亲历者凡俗的眼睛，见证了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勘探开发的辉煌历程。

在与石油为伍的日子里，我的身边，总有一些感人的故事，总有一些精

彩的画面，总有一些值得敬仰的人，让我难忘。那些师傅、同事、朋友，更多的是无数不知道姓名的普通石油工人。他们的执著和情感，他们的思考和追求，他们平凡而又耐人寻味的琐碎生活，让我魂牵梦绕，让我辗转反侧。于是，在辛苦的劳作之余，在惬意的阅读之后，在夜深人静的孤灯下，就有了这些记录石油人的文字，就有了这些追忆流金岁月的叙述。我深知，人类不可能完全穷尽石油的奥秘，我也无法准确地描述石油人炽热的心。石油是博大的，石油人也一样的大而高远。这些粗浅的篇章，仅仅是我与石油相依为命的点点滴滴，流淌着我对石油人无尽的依恋和爱。

我把这个集子叫做《石油上的人》，源自“石油上的某某”这个在黄土地上流传久远的逸闻趣事，就是要给读者讲述石油人的故事，叙述石油人的生活。我爱石油，更爱石油人。

前面的路还很长，因为石油，我会走得更远。

是为序。

李建学

2014年3月于西安

目 录

清汤一碗 / 001
采油女工艾云 / 013
姚教导 / 028
野花 / 037
牛毛井 / 069
那些年的桃花 / 085
半边面馆 / 108
人事 / 131
满地一丈红 / 140
黄金季节 / 159
淑月的秋天 / 195
我在你眼里是个鸟 / 202
守诚家的 / 217
请个小偷搞保卫 / 227
文诗曰 / 234
玫瑰花茶 / 244
黄桂花 / 258
后记 / 271

清汤一碗

清汤一碗是老齐的雅号。老齐是三队大班的采油工。六八年的兵，老转。

老齐的雅号有些来历。就像队上的女工米玉芳，排队买馍的时候总有个提裤子的动作，大家就叫她提裤买馍。一直叫到人家的姑娘都成了采油工，这号还有人记得。

老齐是关中人，爱唱秦腔。困了乏了唱，消停了也唱。三队的职工大多是西北人，都能听秦腔，手里的活一松劲，有人就说：“老齐，来一板。”

老齐就说“来一板”，于是就唱一段。

那会儿队上也没啥娱乐设施，老齐和他的秦腔，填实了采油工空寂的心。

按老齐自己的说法，叫秦腔一板，赛活神仙。有人笑他，“是清汤一碗，有醋没盐”。老齐爱吃面片，吃面片离不了醋。说笑之余，清汤一碗就成了他的雅号。

慢慢地时间长起来，队长点名，基地发工资，也叫他清汤一碗。还闹了几回笑话。有的学徒工才上班，对队上的情况不摸底，听别人叫老齐清汤或是一碗，就跟着他屁股叫清师傅或是一师傅，弄得老齐一点没脾气。

有个大学生来队上实习，挺纳闷，“怎么那个爱唱秦腔的师傅有两个姓，怪”。

不过，能大大咧咧直呼他清汤一碗的，都属他们老转那一层人。

老齐人长得清瘦，是泡在油缸里也不长肉的那种。样子汤汤水水的，皮肤恁白，脸型多多少少有些像女人。很小的时候，他娘就瞅着他叹息，“男人生个女人脸，一副苦命相”。

老齐长到十八岁，就被他娘往棉衣里塞了两块旧铍片，凑凑合合混了一身军装穿，很是有些神气地走出了生他养他的那个小村庄，还有那庙会里的戏台，老齐原本想当一名唱戏的班长，他娘不让。

老齐是工程兵，干的是重活，一上阵，他汤汤水水的本事就全撒出来了。他唱戏，能一个人同时唱三四个角色，《三滴血》《周仁回府》《游龟山》都能唱。拿手的段子是《三对面》，细声细气地唱岚萍公主，红眉涨脸地唱包拯，一点也不汤汤水水。常常能给班里连里挣回来一张奖状什么的。连里有心培养他，可他小学没混出来，前途不大，也只好作罢。

老齐最怕跟人扳手腕，别人偏要跟他扳，跑都跑不及。手给人一抓，还没上劲他就嚎起来，笑声里放开手，五个指头就像面捏的一样粘在一起，没一点血色。他人不清汤，顶着命干，三年工程兵挣了个二等功，肺里有了一点嘛哒，眼看着他就要被当作伤残军人复员了，战友们都为他难过着，念记着他的秦腔。一道命令，这支部队集体转业，跑步上陇东，一夜之间成了石油工人。老齐就开始有了工资，有了工资就能为老娘买一双宁夏的羊毛暖鞋带回去，说明他的命并不苦。他娘穿了能热乎到心窝窝里的暖鞋，添了心事。说：“苦命的娃，啥时间能有个媳妇呀。”

老齐就脸红红的，姑娘一样的静静地听。他娘说：“你啥时间能硬棒些，像个男人样？”

日怪，老齐也为难，他就是没个男人样，干多少活手指都是白白嫩嫩的，更要命的是他根本就不长胡子。听人说胡子是务出来的，勤刮才长得快，他就坚持天天刮自己干干的下巴。队上人笑他，“皮厚，长不出来，漏闲传”。老齐不服，口袋里揣一只夹子，好不容易等一根汗毛从细肉里挤出来，狠命地就是一夹子，拔了一脸脓疙瘩，还是没有务出多少胡子。

没胡子不要紧，最多让人笑几回。要紧的是老齐心里有了事，他不敢跟队上的男人一起洗澡。他清楚地看到，别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象征着男人的毛发，他却几乎看不到一点黑色。瞅着白光光的身子，心急。

老齐没有离开过采油队，也就没有离开过野四计。野四计是三队最大的一个计量站，在野洼子村的山坡上。

野洼子村就像一片老树叶，很随意地落在山上，老齐就在这片叶脉上忙碌了二十五六六年。

野洼子九户人家，老齐都熟。猪狗牛羊也熟，就连村里村外排排的钻天杨都能给他点头打招呼了。熟了，他乐。干完了站上的活，跑井的路上，他就放开嗓子来一段。

（女声：公主） 我本是金枝玉叶皇家女，
怎和她庶民百姓一般同？

（男声：包拯） 百姓也是娘生养，
哪点与人不相同？

老转们来了兴致，用嘴和着拍子乐。

站上的年轻人烦了，有人还给他讲了个故事。说是有个南方人到西安走亲

戚，主人盛情请他看秦腔，完了问他：“咋的相，受活？”客人答：“戏唱得很好，就是态度不好。”老齐不管，还唱。

他一唱，野洼子就有人应。土窑里伸出头来，“嘿，清汤。”“是他，一碗。”他就来劲。就感觉很好地往下唱。有时候别人是端着饭碗夹着咸菜冲他喊：“来口？热乎哩。”他回人微笑，还唱。

采油工中饭吃干粮，老齐撑不住，就常到野洼子寻面片吃。他最爱去的是二牛家，二牛媳妇干净手巧，面片揪得滑溜。

老齐到了婚娶的年龄，先是他娘急，一遍一遍地说：“苦命的娃，啥时间有个媳妇呀？”后来他也急，急到夜里做梦娶媳妇。有些日子他戏也唱不香了，他把目光瞅准了站上的小苏。小苏是脸盘俊俊的那种，他想小苏不过也是小学四年级，他娶她她不屈。小苏察觉了他的心思，说：“发神经呀？”一句话就拧断了他的心思。

那时候采油工里姑娘金贵，老齐只好一年一年往下等，瞅着道上走的小媳妇心乱乱的。乱过了，吼几句秦腔了事。

过了几年，老齐又把目光对准了队上的小于，小于是奶子高高屁股翘翘的那种。他想，小于有几颗麻子，有麻子他不嫌。小于还是没有嫁老齐。

老齐很灰心，灰心了就瞅着远处发呆。他不抽烟，不像别的男人可以拿烟打发苦闷，他更不喝酒，他有愁还没处张口。他就唱，还是秦腔。

（女声：胡凤莲） 一句话问得我红了脸面，
羞答答应一声无有姻缘。

.....

（男声：田玉川） 上无兄下无妹只身孤雁，

守寒窗还未订结发姻缘。

.....

（女声：胡凤莲）他那里提婚姻我心情愿，
女孩儿羞答答不好明言。

.....

（男声：田玉川）只见她羞答答藏杯不见，
不由我田玉川喜在心间。

.....

老齐把自己都唱进秦腔里了。他在为戏里的男男女女欢乐着欢乐，痛苦着痛苦。日子长了短了，就都走了。

老齐到了三十岁，还是他娘的主意，回老家娶了媳妇。老齐就算成了家，成了家老齐就有了探亲假，一年二十天。

老齐二十天不到野四计，站上的人谁也不觉着多了啥或是少了啥。偶尔有人说：“闷了，谁来一板？讲个笑话也成。”于是才有人开始想起老齐，想起老齐似乎从来没有旷过工。

老齐心里有底，还有一个人想他，想与想不一样，这个人就是二牛媳妇。

老齐犯过一次大错误，这都是过去的事了，很少有人能想起来。

那一年批斗会一阵紧似一阵，白天开了晚上还要开，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其乐无穷。那一天，站上的人都去开会，老齐一人值班。干完了站上的活，他就唱秦腔，悠悠地唱着跑井。跑完了井，闲了，就到村里转悠，找人编闲传。野洼子九户人家他走了八家，家家门上挂一把锁。老齐才想起来，野洼子村的男女老幼都得到附近的一个大村子里去开批斗会，有时候很晚了还要打

着马灯回来，山路上鬼火一样的闪几盏灯。老齐有些扫兴，就二牛一家了，他没心思进去，心空空地往回走，也唱不出来，唱出来都觉着是白费了力气。

就是二牛家的土窑里，露出了女人的喊叫声，像被狗咬住了似的，冷冷地往人心里凉。老齐发现二牛家门上没挂锁，平时就跟二牛投脾气，也没啥顾忌，一推门就进去了，进去了却被眼前的情景钉死在地上。二牛媳妇腿底下一摊血，坐在炕底下，一团毛茸茸的东西挤在她的腿间。地上铺了一层炕灰，二牛媳妇想挣着蹲到炕灰上去。

老齐没有想到生娃的样子是这么难看，他想走，想找人帮一把二牛媳妇，可他知道村里没人，站上没人，这野洼子除了他老齐再没第二个人。老齐很害怕，他没有见过女人生娃，更没有见过女人衣服里的东西。汗很快顺着脖子流下来，一股一股淌进油油的棉工服里。面对二牛媳妇苍白的脸，老齐感到很冷。

老齐不知道咋办才好。

二牛媳妇已经顾不上体面了。她连喊叫的力气都没有了，“兄弟，拉我一把，娘儿俩两条命。”

“咋弄？”老齐说：“我不晓得咋弄你。”

二牛媳妇拿眼睛指向炕灰。

老齐就过去揽起二牛媳妇，一步一步地往炕灰上挪。人挪到炕灰上了，就是蹲不起来。老齐想起小时候在窗子外边听婶子生娃，他娘一个劲儿地喊：“咬牙，用劲，拉屎样用劲，头出来就好了。”

二牛媳妇用不上劲，头一歪昏过去了，弄得炕灰沾满了她腿间那个毛茸茸的娃娃头。老齐慌了，弄不好这娘俩要伤在他面前，一急，就记起部队上学的急救的招数，也顾不了许多，返身把二牛媳妇抱到炕头上，偏过头闭着眼硬是用他两只手，把娃的头给掏出来。娃娃哇的一声哭出来，是个带把的男娃。

二牛媳妇哭着笑了笑着哭了。

老齐觉着就像自己被再生了一回，全身都轻起来。

老齐把二牛媳妇安顿到炕上，悄悄地走出了窑门。没有一个人看着他做了啥，他就更轻松了，就有一股子想吼两声的想法。

炕是凉炕，老齐找遍了院子也没有烧炕的柴。他想给月婆子烧口米汤也没有柴火。老齐搬出二牛家的木驴槽，打算把驴槽劈了当柴火，又找不着斧头。那阵子开批斗会比吃饭的回数多，睡凉炕不怪，可月婆子不能没有热炕。老齐扛起驴槽回站上，把回收的落地原油满满地端了一槽，硬是烧热了炕，把米汤端到二牛媳妇嘴边，二牛媳妇眼泪砸得米汤响，“兄弟”，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老齐就感到很受用，受用了就忘了多一个小心。他想再端一槽原油，留着给月婆子烧炕，才端出站门，就被查岗的指导员撞上了。

老齐成了偷盗原油的坏分子，给戴了木牌牌一个站一个站地去批斗。

野洼子九户人家都为老齐鸣不平，谁也不敢阻挡队上对老齐的批斗。二牛就去看老齐，“你就是娃他干大，娃的名字就叫个赵齐生”。老齐就成了赵齐生的干大。

老齐因为犯错误没有入上党，永远成为一名群众，与他一起来的老转都是党员，就老齐不是，这一点总让老齐觉着不如人。

二牛媳妇还给他揪面片，有时还擀荞麦面。

老齐就跟二牛媳妇有了事。

老齐当着赵齐生的干大，他从二牛媳妇的眼睛里察觉到了一些让他心慌的内容。老齐跑井唱秦腔的时候，他就知道二牛媳妇一定会在院子里仔细地听，有时是在纳一只鞋底，有时就抱着赵齐生喂奶，隔着半架山，老齐都能闻着二牛媳妇的奶香。

有一回，二牛媳妇请站上的人去她家吃荞面饸饹，二牛上山去了，她指名

要老齐帮她压饴饴面，站长就让老齐先跟着她去了。

二牛媳妇把老齐放进窑里，回身堵了老齐的退路，红着脸压着声急促促地说：“他干大，你嫌我？”

老齐慌了：“我是娃干大哩，使不得。”

“啥都给你看了，甘心？”

老齐确实不甘心。奔三十的人了也到了不甘心的分了，他还是有些难为情。

二牛媳妇说：“天亏好人哩，娃他爸比你小一岁，大女子都能提水端饭了。”

“二牛命好，”老齐说，“我命苦哩。”

“没啥待你，心亏哩，”二牛媳妇说：“你要觉着我是诚心，就拿去，要不，就别再进我的门。”说着就有眼泪流下来。

一股奇异的味道沁入老齐的心肺，老齐才发现二牛媳妇已经红着脸解开了白脖子下面两颗桃花似的纽扣。女人特有的气息散开来，老齐的泪就下来了，脚底下就不稳当了。

“轻些，狼吃娃呀你。”

等站长带着男男女女七八个人来吃饭，老齐已经把荞面饴饴压进了锅里。

站长抽着鼻子说：“啥味？”

“香菜，”二牛媳妇满眼的笑，“今日管够，放开吃呵。”

老齐眼睛没处落。

老齐发了工资，就均出几个钱来悄悄地塞进二牛媳妇手里。二牛媳妇说：“你把我当啥了？卖也不会卖给你。”他就很不好意思地收回来。以后在二牛家吃了饭，老齐就掏几个钱放炕上。二牛说：“他干大你是做啥哩？你能吃几回？”老齐说：“不要，下回我就不来了。”二牛就收了钱，他还来吃揪面片。

二牛媳妇说：“他干大，你该有个家了，夜里没个暖被窝的人，总不是个事。”

二牛也说：“有女人跟没女人是不一样，他干大，娶个老婆就觉着没白活了，试试。”老齐动了心，咬咬牙，就应了老家瞅的那门亲。

老齐爱上班，上班使他快活，唱秦腔，他乐意。

有时候闹点毛病，他也不吭气，悄悄地吃几片药，还上井，只是不再唱秦腔。站上年年选他当先进，年年被队上刷下来。

有一年报上去，队长指导员开会研究写老齐的典型材料，研究来研究去，他除了会唱秦腔，啥也不突出。指导员说：“老齐你身上咋就没一点突出来的地方？”老齐当时还没有结婚，他不满地说：“要突到啥上才叫个出？”队长指导员发愣，他就当不成先进。后来又报上去，换了指导员，拿过站上的材料一看，“加班加点带病上班，哼，凡先进都加班加点带病上班？俗了。”又给刷下来。老齐成了年年先进又当不了先进，有啥法，站上选先进就他票最多。干脆，再报一个，反正老齐会被刷下来，谁也不怨。光先进他就陪了十几个，有一个还陪成了厂长，他还是老齐，还是清汤一碗，他没有觉着少了啥或是多了啥。老齐多少有些失意，能和着他唱秦腔的人一天天少了。

一年就一回探亲假，老齐会热乎乎地守着媳妇，抱了姑娘又搂儿子，拿了好吃的瞅着老娘吃，有时去看看戏台，就着村里的干板子受用一段子。不探亲的日子，老齐就有些想家，他就把工资一笔一笔地寄回去，寄一回心里乐一回。有时候媳妇也来队上住一段，总是不方便。先是借队上的会议室住，开会的晚上两口子就睡不成觉。后来是挤简易工棚，再后来就住招待所，总不方便。不方便归不方便，习惯了就习惯了，队上的老转大多娶的农村媳妇，也是一年二十天探亲假，媳妇来了打游击，不怪。

老齐过得很知足，没有人能比他知足。小青年们看他整天乐呵呵的就很不解，“穷当一辈子采油工，乐个啥？”他就是乐，乐极了还是他的清汤一碗。

已经没有人爱听他的秦腔了，一茬一茬的年轻人来了又走了，他们爱唱个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爱唱跟着感觉走脚步越来越温柔，没有人愿跟着老齐走，老齐只好一个人唱着他的秦腔去跑井。没有人听他唱了，他就唱得有些凄凉。

（男声：孔明）念今日东吴失栋梁，
不由人哭得心恹惶。

.....

二牛媳妇仔仔细细地听了他十几年。

老齐看着赵齐生一天天长大，他当娃干大，就供娃念书。念了小学念中学，都是他供到底。老齐喜欢干儿子，盼着他能够多念几个书长出息。中学没念完，赵齐生就不念了，说念书没意思，上大学还要掏钱，掏了钱不一定就能挣一份拿钱的工作，说到底还是为了钱，不如不念书，挣钱。

二牛不反对，老齐也不好怎么太反对，赵齐生就休了学四处挣钱去了。二牛媳妇上了年岁，不再倚着窑门远远地望老齐跑井的山路了，俩人更亲了一层，他们就像一对兄妹，隔些日子不见，心里多多少少还缺个啥。老齐的工龄到了二十年，按政策他把媳妇娃娃的户口办到油田上来，两家就是亲戚，逢年过节还走一走。

老齐老了，野四计的油井也老了。新的区块不断开发出来，大部分的人都走了，就老齐守着老井打发日子。

老齐的姑娘和儿子都安排了工作，家里的日子就好起来。老齐有人收拾了，日子一宽裕，脸上有了红光，还长了肉。

二牛媳妇有了想法，“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哩。”老齐听出了她心里的生分。

老齐凑了钱帮赵齐生买了小四轮，跑车挣钱。赵齐生开始很高兴，二牛媳

妇也高兴。说：“还是他干大有良心。”听得老齐心虚虚的。

野洼子村里急急忙忙地富起来，砖房小楼架起了卫星天线，二牛家女娃多，几孔破窑在村里很难看。老齐清楚人们暴富的根由，赵齐生等不住了，也在小四轮上背起了油罐。

“干大咱弄几车油，钱就来了。”赵齐生缠老齐，说，“啥时候了，就你死心眼。”“犯法的钱弄不得。”老齐说，“踏实些不亏。”

老齐不明白年轻人想的啥，他一肚子戏，都是老戏，越来越跟不上赵齐生的趟了。老齐托人把队上一台处理的彩电卖给二牛，赵齐生高兴了几天就没了兴趣，“没劲，人都不爱在家待了。”

二牛两口子四女一子，生怕儿子走了不回来。“还要他干大说话，娃打小听他干大的。”老齐的话赵齐生根本不听，老齐拿他没办法。

“你也太死心眼了些。”二牛媳妇怨老齐，“一点不为娃想，还娃干大哩。”

野洼子不是一片孤独的树叶，风吹草动，野洼子就摇起来。瞅着有人靠石油发了财，野洼子人就跟老齐热不起来了。老齐的秦腔就没人听了，他也觉着唱不出味道了。

老齐真的老了，脸一天天黑了。

老齐跟村里人一天天生硬起来，他就不大去村里了。他想到二牛家坐一坐，喝口水，跟二牛媳妇说会儿话，都有人贼一样地盯着他。前脚走，站上跟着就出事，不是丢了架子车，就是少一根油管，或是几袋水泥。老齐一天天躁起来。他想找二牛，找二牛媳妇，找村里别的熟人好好编一编，他受不了了。村里没有人愿听他的话，再也没有人叫他清汤或是一碗了，大家都远远地把他说成是石油上的人。老齐很难受，从来没有这么难受过。

老齐实在是想不出一个好办法，能使野洼子容下他，能有人再听他的秦腔。